

加威安都GAWAI ANTU (-)

燃起祖先心里的火
向尚未受孕即已
身許的
從未殘殺即已
肩負族恨的子孫
傳遞
祖宗神聖的英靈
長屋山林的守護神
即將蒞臨盛會
賜予所有在場的子民
吉祥平安

隨著長河扭轉
錯縱的森林
扭轉不了
時代的
隱隱
陣
痛
我手執的吹筒 (二)
我手執的吹筒
驟然根植成一座圖騰 (三)
在虫啾爆裂的夜
喚醒沉醉的
幽靈

舞蹈之神 (四)
已投入
忘掉一切個體
裹入群體
只知道跳個不停
戳破黑夜耳膜的
嘶喊不為
交媾的歡樂不為
快感的愛撫
指尖交織在
酒精膠漆了的
無可拆釋的
血緣
端
動

一片片倒斃的樹和
童年醉臥在
憩睡尿溺過的
長長長廊
骨骼間縫底今夜
酒後肌膚激情的節奏
在咽喉
綻開
山林已失色
潑泣滿山年輪裸裡
軀幹貫穿飢渴的民族
愛撫與殘殺與交媾同屬
一種獸慾
循蠻荒孕育的胴體
而來

祭壇上的小豬尚淌不盡 (五)
傳統的血淚
戳開的胸腔穿越
所有族群
幽深幽深的性靈
那一朵用沉痛安撫的肝臟
可否將吉兆顯現
可否將心愿滿足
貧乏的子民已開化成
土地崩流的河
擺脫荒野
奔向繁華
可在今夜這河水釀就的一甕甕
一甕甕
酸澀的故鄉酒已裹住你 (六)
竄流的心裹住
流浪慣的裹住
飄盪的遊魂裹住
心中的慾念裹住
屋頂洒下的無盡
星星

原始不是落後
而是更接近本質啊
來吧
再遞一壺濃濃酸酸澀澀的故鄉酒
踉入那座長長長長的
屋廊踉入
脹裂的困惑
再嘗一次
最后一次忘情的初夜 (七)
踉入誘惑慾火的醉
在這生命中不再重復的大節目
載酒載歌載舞
讓古老的感性醉在
長廊最黝黯黝黯之
隅

走入節慶仵
走入噩夢
挖掘陳舊的傷口
痙攣在原生的悽叫
招喚人間殘餘的溫情
從血脈滿動結實的肌肉中
將樂極的
將哀傷的
將迷惘的
將失落的
最后一次的
妄情
攝盡憂慮
攝盡傷疼
文明已混濁我們的血
民族的感覺已被同化
讓我們最后一次
忘情地享有
傳統幻滅的痛苦歡悅

枯竭的原始魂魄
即將層層
沉淀沉淀
沉淀在噩夢極端
一座屋
一座長長長長長長的屋
爆裂成煙花
散落散落
散落在現代的
星空

孟南休止的絕唱在夜底
(八)
搜尋他的古代在夜底
搜尋他的傳統在夜底
搜尋他的哀傷在夜底
搜尋他的存在
在夜底
搜尋
他的
本質
而夜
竟
是
他
10.92.

。風子



砂拉越
星座詩社

註：(一)加威安都 GAWAI ANTU

仍伊班族傳統中最盛大的祭典,是一種祭祖的大節日;排場極盡奢侈,以贏取鄰近族人羨慕的眼光。依據伊班族古老的規矩,每座長屋至少十五至廿年內,必須辦一次盛大的加威安都,把存在天地間的祖先靈魂送到極樂世界。可是因此祭典耗費巨大,所以許多長屋經歷半世紀也沒能力籌足款項慶祝,導致有些長屋的伊班族人,一生有時也不能逢上一次加外安都。

(二)吹筒:伊班人之武器,俗稱噴筒,是一挖通之圓木,可吹噴出有毒之箭矢。

(三)圖騰:伊班人之墓柱,高約二、三十尺,四周雕有精美之民族圖案。

(四)伊班文之ANTU AJAT(NGAJAT)是伊班人舞蹈之神。

(五)伊班人之巫師在祭典中常用小豬祭祀,祝福後,戮殺取其肝臟,由肝臟所顯示的紋路預測長屋以後的運勢,吉凶等。

(六)酸澀的故鄉酒

伊班族獨特的自釀米酒,稱為TUAK。味道酸澀,易醉人。

(七)見(一)

(八)MANANG伊班族之巫師、乩童;主持各種祭典;同時也兼司土醫之職。大部份的孟南都是父子相傳,并經屋長及老一輩孟南親自多方面考驗和肯定其法力后才確定地位。

人世間

。邢文

走入歷史,將樂極的,將哀傷的,將迷惘的,將失落的傳統,在幻滅之前來一次魂魄的搜尋。風子以他曾經踏過長屋走廊的感性步履,在文字中尋找理性的定位。加威安都一詩既不失伊班傳統祭典的真實寫真,又不失詩之韻味。在詩語言的襯托下將自己完全冊進這古時流傳至今時盛大祭典裡族人(土著)面對其既將失傳的哀傷,以是從開首未受孕已身許的族恨的傳遞到今日祭師所搜尋本質的存在,竟都只是一覺酸澀酸澀濃濃的困惑,而這場祭典在這夜就成了歷史,成了永永遠遠散落在現代星空裡一場絕唱。也許,我說也許我們那些號稱為本土詩人的作者們是否應該走入這些土著舊有的習俗裡去探索和記錄並溶入自己對犀鳥鄉內各族群間心靈的關懷,而不只是站在拉讓江邊長廊處吟唱著長屋,伊班, TUAK等表象的寫實。我想,風子的詩應是砂華文學另一新的定義。